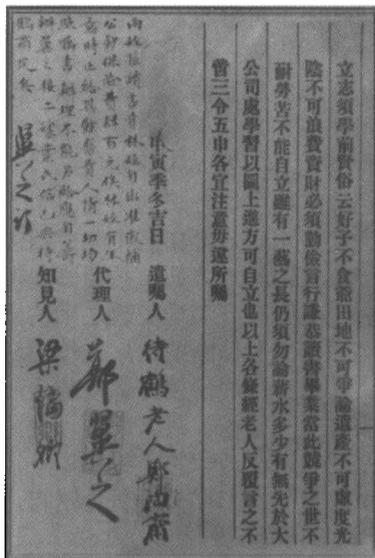


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

方志钦



郑观应别署罗浮待鹤山人，其诗集亦以《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命名。罗浮，道教名山也；山人，郑氏自谓也；待鹤，等待仙鹤飞来驾之而去也。郑氏笃信道教，甚望得道成仙，故有此名号，复以此名为诗集名。另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一集。两诗集虽然基本同名，但主旨却大异其趣。古人谓“诗言志”。两诗集皆言志，前者言入世之志，即“治国平天下”之道；后者言出世之志，即修行炼仙之道。前者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后者超然物外，吟仙咏道。为什么两本诗集如此不同，颇令人大惑不解。要解读其诗，便要解惑。解惑之法就是解决矛盾。郑氏两诗集主旨的矛盾，其实是他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信念的矛盾。郑氏苦心学道，专注虔诚，确是事实；但他满腔热血，怀抱经国济世之志，也是事实。宗教信仰主出世，政治信念主入世，这本来是矛盾的，但郑氏对此矛盾处理得相当好：在谈道教的时候不谈或少谈政治，在谈政治的时候不谈或少谈道教。毕竟郑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著名的道教人物，所以他的活动主要还是在世俗的领域，在宗教领域是非常次要的。以此作为准则去衡量郑氏的两本诗集，当然是《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比《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重要得多，影响要大得多。

《盛世危言》是郑氏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代表作。《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的内容正好与《盛世危言》相呼应。不过前者以感性为主，后者以理性为主。但在两者中都可以见到感性与理性的

融合。在《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感情炽热的爱国诗人的形象，而在《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热中于道教的信徒的形象。所幸两本诗集分工明确，几乎互不干扰，使我们很容易区分世俗的郑观应和宗教的郑观应，不致混淆。说到底，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在郑观应的思想中终归是统一的，即先救世，后求仙；先度人，后度己。郑氏追求世俗的圆满和追求道教信仰的圆满最后得到了矛盾的统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抒发作者在人生之旅中的感受，很能感染读者；《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则是抒发作者的宗教感情，能引起共鸣的恐怕只有道侣们了。我辈俗人，可以暂且把它搁置一旁。

读了郑观应的诗，笔者不免也有感慨，姑成一律以志之，亦可作为个人解读郑诗的心得：

罗浮待鹤欲翔天，未谢尘缘虑万千。
 沥血“危言”图救国，劳心世事欲扶乾。
 金丹苦炼先霖雨，蓬岛潜修后祖鞭。
 海宇澄清尤火急，度人自度渐成仙。

郑氏对两本诗集重视的程度也不一样。对《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的刊印，他很重视。这从该集收入的序文和题咏中可以看出。该集不仅有作者两次写的序文（一刊于戊戌本，一刊于己酉本），还请了许多名人雅士为之作序和题词。作序的有邓华熙、文廷式、盛宣怀、郑沅、夏同龢、胡昌俞、吴广霈，题词的有陶镛、周斌、罗应毓、刘麒祥、武之韬、吴广霈、李宝森、潘飞声、杨

荣炯、萧荣爵、马骏声，可谓极一时之盛。而在《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出版时，只有郑氏的一篇自序，没有请人写序和题词之类，大不如前一本诗集的热度。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共收入诗279题，有的诗一题一首，有的一题多首，如论首计有近千首之多。诗的体裁包括五言古风、五律、五绝、七言古风、七律、七绝等，以律诗为最多，可见郑氏以律见长。

郑氏在《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1898年）本自序中云：“一腔热血，三寸毛锥，聊抒闻见，贤于弈棋。”在己酉（1909年）序中又云：“惟于国家之事伤心惨目，有闻外人之论我国利弊关系大局，往往梦寐不安，为之行愁坐叹，虽已上书当道，而人微言轻置若罔闻，末由展布，故自忘鄙俚……寓意规谏，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直记时事，不避嫌怨，不拘格调……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一览即印入脑际。”^①这就把写诗的动机说得很清楚了。毫无疑问，郑氏这本诗集是抒发其爱国情怀的。爱的对立面是恨。郑氏的诗充满了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也充满了对祸国殃民的官僚们的憎恨。正因为他热爱祖国，所以他迫切希望祖国免于沦亡，迅速富强起来。由于郑氏是一个向西方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维新志士，所以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改革救国的精神，已不同于传统诗歌中的忠君爱国、反对异族侵略的旧式爱国思想。郑氏的爱国思想具有鲜明的近代爱国主义色彩。近代爱国主义应当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误国的内容。作为一个维新派人士，郑观应未能鲜明地举起反帝反封建的两面旗帜，但在客观上，他的诗作已深深地介入了这个课题。郑氏虽然没有像梁启超、黄遵宪那样提倡过“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标准来衡量，郑氏的许多诗歌无疑可以列入“诗界革命”之中而无愧。梁启超谓：诗界“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入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②郑观应的诗歌创作实践正好和梁氏“诗界革命”的主张暗合。总而言之，郑氏的诗歌是充满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歌。本文就下列三个命题展开论述。

一、“关怀大局危如许，痛哭陈书泪不禁”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乃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人民苦难日益深重的年代，也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郑观应看到，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他曾在中法战争期间，亲赴越南刺探法国侵略者的情况，以图用实际行动反对法国的侵略，报效祖国。他历尽危险，了解了很多敌情，并提出过对敌之策，但终因朝政腐败，使其救国之志不能伸。他虽然耗费了毕生精力，数易其稿，写成了洋洋二十余万言的《盛世危言》，并得到了将该书“进呈御览”的荣宠，但并无实际效果，其策不能行。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满怀失望和悲愤。他除了在诗歌中抒发这种感情之外，还能有何作为！

在郑氏的诗歌中，忧国忧民、悲愤莫名之情，随时流露，俯拾皆是。

早在甲申年（1884）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已经感到了“半壁屏藩将尽撤，一幅图画界边陲”^③的边疆危机，对国防空虚的形势表示担忧，衷心希望中国能够自振，恢复历史上的荣光：“一线牂牁百粤通，楼船犹纪伏波功。”^④他多么期待有当代马援出现，为国靖边。他幻想着有朝一日“会看沧海烽烟靖，远访仙人黄石公。”那时他可以抛却尘世的纷扰，专心致志完成他的道业。但是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使诗人深感悲哀，然救国之志不减：“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⑤诗人清楚地看到：“群雄各覬覦，利权暗侵夺。俄德窥北轅，法日界南辙。英复图中央，围棋布子密。或借泊港船，或租地筑室。或司总税务，或代邮传驿。或为开煤矿，或为训士卒。铁路或包工，国债或借拨。措施靡不周，阴谋多诡谲。欲取故先与，亡本翻逐末。巨奈据要津，犹自耽安逸。无复计变通，只有羁縻术。屠薪卧其上，举火同迅发。其势必燎原，其间不容发。虎视兼狼吞，海疆终决裂。奋笔作此诗，字字含泪血。危言宜深省，聊用告明哲。”^⑥这首诗把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领土、主权的全面侵略揭露无遗，并批评了当局者的苟且偷安、麻木不仁、妥协求和的表

现。诗人面对国家将被瓜分的危机，满怀悲愤。对时局的清楚分析加上深厚的爱国情怀，再和着诗人的一字一血，一字一泪，使这首诗产生了令人心灵震撼的力量。诗人歌力用自己的理智与感情呼唤国人猛省、深省。

然而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还在继续沉沦。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日本，创巨痛深。郑观应更加悲愤，他为此写了几首抒发胸臆的诗。在《乙未元旦作》中云：“淮勇羞降敌，台湾恨属人。”^⑦只会“安内”不会“攘外”的淮军遇敌即溃，导致中国对日割地赔款，使诗人发出了“愤世独悲辛”的长叹。^⑧在《乙未感事》诗中，郑氏还对朝廷和枢臣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御戎自古须良将，莫恃羈縻作远谋。”“没有良将拒敌，一味妥协求和，这是致败的原因之一。“教养不知谁爱国，守攻无术但和戎。”对将士们不进行爱国教育，打起仗来贪生怕死，最后只有投降。这是致败的原因之二。“国势反因专制弱，邦交未悉诡谋深。”在专制制度之下，国势日弱，又对敌人侵略阴谋缺乏认识。这是致败的原因之三。面对这种局面，诗人感到万分无奈，于是写下了“关怀大局危如许，痛哭陈书泪不禁”之句。^⑨笔者写至此处，不禁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春望》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隔一千多年，杜郑两位诗人的“国破家亡”之感还是相通的。但是甲午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唐代安史之乱时的危局无法比拟的。“花溅泪”、“鸟惊心”已是不够伤心惨目的了，但又怎比得上清末中华民族命悬一线的惨痛呢？郑氏一边痛哭，一边陈书，泪流不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忧、愤、悲的心情。这不是郑氏一人在哭，而是中国“四万万人齐下泪”（谭嗣同句）啊！

郑观应虽然对国事忧心如焚，但他并不绝望，相信中国必有复兴的时候，世界终会实现永久和平，并进入大同之境：“国耻待谁除，潜修读异书。道成驱虎豹，时至化龙鱼。东亚销兵会，西欧任我居。万邦归一统，高枕梦华胥。”^⑩这种乐观的精神，也必定会感染读者。郑观应既忧国又忧民。在《筹赈感怀》中，他对“哀鸿满中泽，白日天悠悠”的惨况，表示非常关切，决定要“筹赈设公所，登报告同俦”，希望社会上热心公益

的人士都来周济饥民。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彻底解决民困：“杜陵千间屋，白傅万丈裘。怀此区区意，穹苍眷顾不？倘逢回道人，挥手从之游。乞赐点金术，博施遍九州。”^⑪又云：“恨无丹母烧黄白，普济哀鸿百万金。”^⑫这几句诗表达了郑氏像杜甫、白居易那样关心民瘼的古道热肠。

“沧海苦横流，浮云蔽山岳。中国不自振，晏安中酖毒。”“若再因循误，其患溃心腹。”^⑬这是郑氏对当道者发出的紧急警报。

二、“我欲飞灵剑，斩尽鲸鲵俦”

如上所述，郑观应清醒地看到，列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严重危机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因此，他在诗歌中尽情地抒发他对敌人的仇恨，号召国人发奋为雄，自救自强。同时，对祸国殃民的腐败官僚痛加鞭挞。

中国诗歌的一种历史传统是“怨而不怒”。儒家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诗歌才是上乘之作。但是郑氏的诗歌多反乎此，甚至有许多“怒发冲冠”之作。国家恨、民族仇不时涌上诗人的心头，他怎能沉得住气作温婉之语！郑氏自云：“责任责委婉，含蓄毋太直。自愧性方刚，不容奸宄贼。小忠而大奸，淫恶与吞蚀。是以群小愠，到处被挫抑。毁谤无中生，诡谋不可测。清白天所鉴，终荷鬼神力。一朝遇知音，不为谣诬惑。会当奋南溟，得展鸱鹏翼。”^⑭对危害国家的“奸宄贼”毫不留情，正是郑氏诗歌中的浩然正气。为了伸张正气，他无所顾忌。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的第一首诗《侠客行》，热情歌颂侠义行为。诗中的侠客豪气逼人：“斫地能令鬼魅愁，亘天倏见长虹气。巨觥满饮恣雄谈，意气干霄绝侪辈。”他行踪飘忽，神出鬼没：

“酒酣拍案忽纵歌，起立苍茫拂衣逝。街头沉沉夜未央，高秋一叶从空坠。”原来是他杀了仇人回来了：“手提草囊掷我前，取出头颅血痕渍。”说是他报了十年大仇，然后“瞥然蹶举去无踪”。此情此景，令郑氏大发感慨：“矫首仰望心怦怦，世事只今多不平。安得此君千百辈，杀人如草不闻声。”^⑮这首诗乍看是直叙一位侠客的活动，其实是虚拟的故事，以寓作者除暴安良之意。作者希望有无数的侠客出现，铲除世上种种不平之事，把敌人们消灭干净。很显然，郑氏讴歌的侠

客并非为报个人私仇的好勇斗狠之辈，而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诗人以此诗置于卷首，表明了他有强烈的为国为民报仇雪恨的愿望。

确实，诗人自己也有侠客之行。1884年，他只身到越南抗法前线，刺探敌情，意图为国建功立业。他在越南，曾写下了“冒暑远征意欲何？待平法逆靖风波”之句，还立下了“不破西戎誓不还”^{①⑥}的誓言。多年后回想往事，诗人犹愤恨难平，还想亲赴疆场歼灭侵略者：“独慨甲申事，元戎何失谋！法酋曾肆虐，铁舰付东流。韩范今何在？澄清慰隐忧。我欲飞灵剑，斩尽鲸鲵俦。”^{①⑦}可是他再也没有亲赴前敌的机会了。于是他寄望于中国的同胞们，号召他们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群雄似虎狼，暴虐无伦理。驱我作马牛，反笑不知耻。普告汉满人，相依如唇齿。愤志学东邻，爱国同生死。”^{①⑧}

在郑氏的诗歌中，也不乏对抗敌英雄的歌颂和景仰之情。他在《忆大东沟战事感作》中，对英勇作战、为国捐躯的邓世昌颂赞道：“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胞夸胆识。”^{①⑨}又在《乙未元旦作》中写下了“忠贞怀邓左”之句，并自注云：“邓世昌、左宝贵血战阵亡”。^{②⑩}怎奈在腐败的制度下，这样的勇将实在太少，令诗人深感遗憾：“吁嗟我将帅，惜无智勇选。”^{②①}发出了“将士何堪输马服，海疆先已偃龙旗”^{②②}之叹。他惟有缅怀历代忠臣良将，希望中国将会再现历史的威武雄壮，于是写出了下面诸诗句：“正气歌怀文信国，小心景仰武侯侯。”^{②③}“献策关中思邓禹，立功江右待夷吾。”^{②④}“堂虚绿野延裴度，望重苍生起谢安。”^{②⑤}“古称社稷臣，休戚与国同。周公相成王，不畏流言攻。信国扶宋祚，谈笑临兵戎。古人重大节，矢志惟孤忠。嗟被偷生辈，养痍罪无穷。”^{②⑥}在缅怀周公、邓禹、诸葛亮、王导、谢安、裴度、文天祥等历史名人之余，郑观应不禁又联想到严峻的现实：盈廷显贵，大都是苟且偷生、养痍貽患之辈。郑氏的许多诗中都有挞伐这些人的内容。不过郑氏觉得夹杂在诸诗中的斥责还不遂意，所以他特别为他所深恶痛绝的“社稷臣”、“巧宦”、“庸臣”、“墨吏”、“清流”诸色官僚，写了五首诗，分别痛斥。

上文已引了《社稷臣》的全文。该诗不畏权

贵，直斥当道诸臣祸国殃民“无穷”之罪，言简而意深。

《巧宦》诗云：“作宦无如巧，权谋借老成。好官凭我择，流品任人评。祸福工趋避，炎凉判世情。终南多捷径，反手博功名。”^{②⑦}这首诗把一班老奸巨猾官僚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了博取功名宝贵，他们投机取巧，趋炎附势，结党营私，见利就上，见危就避，却有恃无恐，不理睬舆论的批评，煞是可鄙。

《庸臣》诗云：“碌碌何为者，公然亦乘车。保身惟谨飭，泥古误经书。粉饰供欺诈，糊涂任毁誉。奄奄无振作，李志与曹蜍。”^{②⑧}一班昏庸糊涂、碌碌无为的官僚，只会明哲保身，墨守陈规，弄虚作假，却安享禄位，招摇过市，煞是可恶。

《墨吏》诗云：“征比列科条，苞苴用饶饶。无心谈教养，肆意吸脂膏。碧玉娱良夜，黄金进下僚。弥缝无别术，独让孔方骄。”^{②⑨}一班贪官污吏，贪污受贿，肆意刮削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放荡生活，好事不干，坏事做尽，眼里只有一个“钱”字，煞是可怜。

《清流》诗云：“亦系苍生望，虚名早播扬。好谈当世事，雅慕晋人狂。誉言讥新法，因循率旧章。秉权同误国，犹自诩忠良。”^{③⑩}这些徒有虚名，大言不惭，因循守旧，反对变革，貽误国家的官僚，却以忠臣良吏自居，煞是可厌。

此外，郑观应又专门写了揭露封建司法制度的黑暗和狱吏的凶残的《刑狱》诗。诗中有云：“酷吏用严刑，冤诬以成讞。拷掠无完肤，析杨血及跣。惨状不忍观，众相地狱变。狱卒更私刑，勒索延残喘。”^{③①}在严刑峻法和如狼似虎的狱吏的统治下，冤狱遍于国中，民众惨遭摧残，人间变成地狱，这是什么世道！

从朝廷到地方，都充斥着这样的官僚们，国家焉得不贫弱，人民焉得安生，又焉能抵御入侵的强敌！

郑氏生平最恨贪官，他嘲讽道：“吁嗟乎！好官不过多得钱，以钱得官官愈贤。”^{③②}以钱多少来决定官吏的贤否，这世界真的是黑白颠倒了！郑氏又有诗云：“呜呼！流芳遗臭意如何？懦夫贪夫听我歌。广厦千间眠七尺，良田万顷食无多。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投网罗。”^{③③}这是诗人对贪官们的严重警告。

郑氏的抨击，还直指朝廷各部：“兵部不知兵，武官无韬略。刑部不晓律，胥吏弊易作。户部不兴利，农工日萧索。坐论推元老，部员供唯诺。事若上不明，动为下所黷。困难图苟安，袖手观棋局。”^{③④}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国事焉得不糜烂！

愤怒毕竟无法解决问题，郑氏又转而做着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同样的梦——“铁马冰河入梦来”。他写道：“豺犬驱难尽，哀鸿听可伤。请纆眈欲裂，劳我梦疆场。”^{③⑤}他还想借助他的道教信仰来实现梦想：“但得神丹坚骨髓，愿挥慧剑扫尘氛。”^{③⑥}

三、“救时共发愤，变法尤宜速”

救亡图存，出路何在？维新变法是首要之途。这是近代中国维新派的共识。作为维新派的先驱者，郑观应历来都强调，只有变法才能救国。从《易言》到《盛世危言》，郑氏的变法主张都阐述得非常清楚和详尽。他的许多诗作也离不开这个主题。可以认为，他的论著和诗歌，都是与变法有密切关系的，都是为鼓吹维新救国而写的。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关于变法维新的诗，有的长篇大论，有的言简意赅，有的点题直陈，有的借题发挥。总之，郑氏诗歌中充满着维新救国的精神，一掬至诚，感人极深。

“救时共发愤，变法尤宜速。”^{③⑦}这两句诗可以概括他对变法的迫切要求。直接与此有关的诗很多，主要有《海禁宏开利权外溢甲午以后事变日亟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下文简称《海》）、《题何沃生、胡翼南新政书》、《有友出山入官来索赠言书此贻之》、《大舞台曲》、《和何梅生太守感事诗》、《列国兴革大势歌》、《与潘兰史典籍论泰西专制共和立宪三政治演而为诗》、《答吴翰涛观察》、《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次潘兰史征君论变政原韵》、《驻华法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感》、《与朱晓南观察论时局》、《与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等。

和《盛世危言》一样，郑氏诗中所涉及的变法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不便一一列举，仅举其要者。在《海》诗中所言最为概括，其中有云：“为献治安策，条陈计有五。其一设学校，仕途宜宽取。

肄业专一门，材艺不窳矩。其二农工商，振兴有法度。不但奖制造，矿务资铁路。其三练将才，兵强由将驭。巡捕兼民团，内部可安堵。其四制军器，工师慎选雇。费受外人胁，腹省尤宜顾。其五定律例，中外无偏护。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矩。时势今已危，奋发耐勤苦。文士弃帖括，武卒改石弩。内既平反侧，外可却狡虏。举国绝荒芜，机器裹农务。瘠土化良田，地利于焉薄。十载臻富强，同德慰君父。”^{③⑧}这就把变法中要兴革的大事简明扼要地罗列出来了。这个条陈，包括教育、军事、经济（农工商）、法制（立法、司法）方面改革的要旨，目的是要使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化。

什么是变法的关键？郑诗中也有明确的提法，就是要仿效日本、西欧（主要是英、德）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转弱为强观日本，因时变法效西欧。若不立宪政难变，危险尤如寝漏舟。”^{③⑨}“政治如英德，何虞外侮横。”^{④⑩}郑氏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是好的，但演变成世袭君主制则祸害无穷：“一从揖让易传家，手握权威四海加。专制政成民气郁，征诛篡弑祸无涯。”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虽然比较好，但官吏都有临时观念，所以办不出扭转乾坤的大事来：“位称总统举从民，任满瓜期有替人。官吏都怀传舍念，漫言赤手转鸿钧。”他最欣赏君主立宪制度，认为这是最好的：“权无畸重与畸轻，上下相维政教成（立宪法设上下议院）。礼别君臣情父子，大同世界庆升平。”^{④⑪}这是维新派人士的典型观点，差不多人人如此。但是能把这种观点一口气写成三首七言绝句，比较专制、共和、君宪的优劣，惟郑观应一人而已。再说，以文论君主立宪之政（如《盛世危言》等），又辅之以诗，诗文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是郑观应独有的特色。维新派中人，以诗名于世者大有人在，但像郑氏那样以诗畅论维新之政者，恐无第二人。

郑氏进一步认为，君主立宪的关键是开议院：“欲固民心议院开，先言人格举贤才。集思广益知优劣，皇道无亲大舞台。”^{④⑫}开议院便要制定宪法，发展工商业，开通民智，抒张民情：“参订宪法立公民，通商惠工勤货殖。旁通曲畅隔阂情，大开民智务当亟。洞辟议院抒下情，欧美成法堪取则。况复亚圣垂名言，民为贵兮次社稷。”^{④⑬}后

两句诗申明，西方的民主精神，中国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可见郑氏亦不离托古改制之道。郑氏还认为：“变政有先后，维新立宪纲，君民同一德，国祚自绵长。”^{④④}变法先要变其纲，纲就是立宪，只有立宪才能使君民同心同德，国家长治久安。在另两首五绝里，郑氏又重申了上述主张：“维新立宪本，安民定国基。若非贤宰辅，英主亦迟疑。天视我民视，何殊议院成。共和宗古法，得众在公平。”^{④⑤}此处所谓的共和，是指君民共主。

更须强调的是，郑观应追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想，老而弥坚，望之逾切。他六十四岁（1905年）时在与知友潘飞声论时事后，一气呵成了五绝二十六首，一为驳缓开议院之论，二为详论开议院乃救国之道，三为表示自己立宪之志不动摇。在这首诗中，除了充满爱国激情之外，还表现出作者的豁达大度和思想的缜密。诗中强调，“立宪不可迟，群雄虎视时。存亡在此举，当轴漫狐疑。”如不及时改制就会像埃及、土耳其、波兰那样沉沦。郑氏在诗中自谓：“少年有大志，极欲挽颓风。垂老未如愿，犹奔西复东。”^{④⑥}这种数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历史证明，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使无数像郑观应那样的志士仁人抱憾终身。代之而起的革命、共和方案，虽以推翻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而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也不能臻国家于富强之境。活到八十一岁（1922年）的郑观应，也见到了民国头十年的许多社会弊病。但他写过与此有关的诗并不多。然而少量的诗仍可以反映出郑氏晚年依然忧心国事之情。其诗有云：“八载共和争利禄，民生涂炭几时休？”“共和底事国仍危？上下凭公乃济私。”“护法争权分党系，督军踞地逞豪强。”军阀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空招牌。军阀官僚们假公济私，争权夺利，肥了私囊，苦了百姓。这使八十衰翁郑观应不得不发出“富极贪婪邀党誉，贫虽淡泊被人欺”之叹。诗人回顾自己几十年为民请命、艰难奋斗的历程，终于深感失望：“豺狼当道不胜愁，政客纷争借箸筹。万姓余膏将削尽，一丝元气有谁留？《危言》良法人皆弃，救世奇文我未酬。何日随师朝上帝，

求颁恩诏靖全球。”^{④⑦}世道浇漓，政情险恶，民不堪命，壮志未酬，老人惟有祈求上苍保佑了。

历史的局限，使郑观应不可能认识到不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不管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行“君主立宪”，还是以急进的方式推行“民主共和”，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路。

郑观应虽然抱憾而终，但他的遗著《盛世危言》，至今仍可给人们以莫大的启发，他的诗歌中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仍可以催人奋发，鞭策着来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不息。

郑观应的诗歌爱国激情充沛、真挚，感人至深，许多佳句、警句可圈可点，回味无穷。其诗风颇得杜甫遗绪而大有创新（新意、新词、新旨），不落前人窠臼。其诗歌创作路线，属现实主义一派，但也不乏浪漫主义因素。郑氏爱国诗歌的第一个特点是“真”——情真意切，“思无邪”，反对虚伪，所以它嫉恶如仇，声讨“奸宄”（主要是侵略者和罪臣）。由此导出了郑诗的第二个特点“善”——爱国、爱民，追求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能够从多角度（包括新视角）表达作者“真”和“善”的意境，便是“美”。中国的古、近体诗，发展至近代有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传统诗歌也在转型。“诗界革命”便是转型的突出表现。如上文所述，郑氏诗歌创作的实践，实际上是“诗界革命”的实践。这种实践是在诗歌的旧体裁中注入了新生命。所以郑诗中有很强的时代感、使命感。读了他的诗，决不会产生“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觉。我以为郑诗的美在“悲壮”。其悲壮之气可以促人发愤。读郑诗后，断不会产生南唐李后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消沉的亡国之痛，反倒会激发出像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雄心。

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籍，对郑观应的诗歌似无提及，殊属可惜。拙意以为，郑氏的诗歌是应当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

注释：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自

- 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0页。
- ② 梁启超：《饮水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诗话》第41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 ③④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甲申春奉彭富保师奏调赴粤留别沪上同人》，第1258页。
- ⑤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闻中法息战感赋》，第1282页。
- ⑥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西客谈时事志感》，第1295页。
- ⑦⑧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乙未元旦作》，第1359页。
- ⑨ 引文均见《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61页。
- ⑩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和怀庵感时原韵》，第1388页。
- ⑪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279页。
- ⑫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筹赈辞奖述意》，第1340页。
- ⑬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愤》，第1316页。
- ⑭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自责》，第1389页。
- ⑮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侠客行》，第1251页。
- ⑯ 《郑观应集上册·南游日记·口占赠吕某》，第1002页。
- ⑰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答福州舍晶道侣》，第1387页。
- ⑱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愤世》，第1362页。
- ⑲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25页。
- ⑳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59页。
- ㉑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第1314页。
- ㉒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无题》，第1365页。
- ㉓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赠上虞五誓斋主人》，第1390页。
- ㉔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乙未感事》，第1361页。
- ㉕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感》，第1328页。
- ㉖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社稷臣》，第1332页。
- ㉗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47。
- ㉘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47-1348页。
- ㉙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48页。
- ㉚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48页。
- ㉛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62页。
- ㉜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362页。
- ㉝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五十自述》，第1290页。
- ㉞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忆大东沟战事感作》，第1325页。
- ㉟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愤》，第1316页。
- ㊱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赠罗星潭观察》，第1358页。
- ㊲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将至渝城有感》，第1286页。
- ㊳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愤》，第1316页。
- ㊴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第1299-1230页。
- ㊵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列国兴革大势歌》，第1338页。
- ㊶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朱晓南观察论时局》，第1384页。
- ㊷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潘兰史论政》，第1345页。
- ㊸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答吴翰涛观察》，第1346页。
- ㊹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第1350-1351页。
- ㊺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次潘兰史征君论变政原韵》，第1356页。
- ㊻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驻俄法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感》，第1361页。
- ㊼ 《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第1391-1396页。
- ㊽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集下册·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庚申、己未两岁秋感》，第1453页。笔者按：诗题应改为《己未、庚申两岁秋感》为顺。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